雲水不住
——曉雲法師的比丘尼典範[1]

李　玉　珍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前　言

曉雲法師(1912-2004)爲台灣與國際聞名的比丘尼領袖，她堅持「不蓋寺院、不做住持、不濫收徒眾」，致力蓮華學佛園、華梵大學的建設，信眾數目難以估計。不過，1960 年代以來的大專學佛社團成員——特別是參與過齋戒學會，大概都聽過「台灣三朵雲——北曉雲、中懺雲、南星雲」的順口溜。[2]1990 年以前曉雲法師經常對大專青年宣講佛法，亦於中國文化學院任教 18 年，接引不少青年，遑論蓮華學佛園六屆學生，已經遍佈全省與東南亞。但是曉雲法師一向作風平淡，直到籌建華梵理工學院時，才向外募款。而以比丘尼孑然一身，建立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座佛教大學，使得曉雲法師於 1990 年以後重新成爲台灣社會的傳奇人物。

民國初年太虛法師已經揭櫫國際化、學術化、制度化爲中國佛教佛教改革的方向；戰後中國佛教會於台灣復會以來，亦以此爲發展目標。1990 年《福報週報》進行的佛教領袖人物調查，評鑑上榜的「慈濟功德會、佛光山、中華佛研所（法鼓山）、中國佛教會」，依次亦可稱爲「慈濟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

---

[1] 本文首先發表於華梵大學主辦之「曉雲法師思想行誼研討會暨第十三屆國際佛教教育文化研討會」(2006 年 10 月 13 日至 15 日,台北石碇)，感謝李美華、釋仁朗教授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2] 邢福泉記載佛教界與坊間的三朵雲說法，見氏著，《臺灣的佛教與佛寺》(台北：商務，1981)，頁 109 與 114。值得注意的是，邢福泉此書翻譯自其英文論文，為最早介紹台灣佛教的專書。1963 年懺雲律師於南投水里建蓮因寺，1966 年起，每年寒暑假舉辦大專青年齋戒學會，三十餘年未曾間斷；星雲法師則於 1969 年開始舉辦大專青年暑假學佛營。兩者皆開台灣大專青年學佛營的風氣。懺雲律師持戒嚴謹，每日四時之後，蓮因寺不留女眾，所以齋戒學會女眾部曾委託南投竹山德山寺、嘉義竹崎香光寺、南投埔里南林寺等協辦。曉雲法師曾於 1979 年間，應懺雲律師之請，教導齋戒學會女眾部學員。

學、法鼓山僧伽大學、法鼓山大學（籌備中）、華梵大學、玄奘大學」的創辦組織；其盛況不啻實現中國佛教近百年的理想。[3]曉雲法師的長壽以及與佛教界的因緣，使她得以親炙太虛師友輩的理念，定下提升僧伽、社會二部教育的宏願，戰後自港來台，一路絃歌不輟，並且積極參與國際佛教學術活動，最後以成立華梵理工學院拔得頭籌。

回顧曉雲法師的一生，具體而微呈現中國佛教現代化的三階段，其人其事不但爲中國佛教在台灣發展的重要聯繫，更由於其國際地位、比丘尼身分，拓展我們對全球化佛教發展的認識。本文將嘗試由蓮華學佛園師生、台灣與國際比丘尼網絡，分析曉雲法師建立的比丘尼領袖典範。

一、藝術與佛法（出家的抉擇）

1. 嶺南女畫傑游雲山與藝術家曉雲法師[4]

曉雲法師俗名游韻珊，1912 年易幟之際出生於廣州市。幼年常隨祖母念經禮佛，五歲啓蒙，隨親族姊妹入私塾，受業於梁少逸等女教師，學習傳統儒學教育，奠定古典詩詞基礎。後來入西式學校系統，22 歲（1933 年）畢業於香港麗精美術學院全科、研究所，隨即應香港聖保祿中學教務長楊素彰女士之聘，教授國文、美術。楊素彰向來隨高劍父習畫，同一時期，游韻珊亦投入高劍父門下，次年並以雲山筆名，於香港開始舉辦個人畫展。此時期游雲山雖然任教天主教中學，卻時常至佛教菩提場以及崇蘭中學（校長爲佛教徒曾碧山女士）聽經。

1937 年北平盧溝橋事變似乎尚未影響香港游雲山的生活，1940 年她轉回

---

[3] 此說根據 1990 年台灣《福報週報》委託十六位佛教界長老與資深佛教刊物發行人、記者、作家，進行的全國佛教領袖排名調查。其結果如下：(1)慈濟功德會創辦人比丘尼證嚴法師；(2)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3)佛光山創辦人星雲法師；(4)第一位博士比丘、中華佛研所所長聖嚴法師；(5)推廣國際佛教教育會議的華梵理工學院創辦人比丘尼曉雲法師；(5)傑出學問僧印順法師 (與曉雲法師並列第五)；(7)《福報週報》創辦人佛教居士學者洪啟嵩；(8)投入佛教護法運動的丘尼昭慧法師；(9)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悟明法師；(10)台灣大學教授、法光佛教研究所所長比丘尼恆清法師。此一調查或許只反應特殊時段的考量，不過仍是迄今(2006)唯一一次的調查，而且其中的佛教團體亦大致運作良好。雖然進行調查的主辦單位《福報週報》結束，但是佛教出版事業、媒體則欣欣向榮，邁向更專業化、市場化的階段。

[4] 以下曉雲法師生平事蹟，主要參考陳秀慧，〈論曉雲法師佛教教育理論實踐〉之附錄年表，刊登於《華梵人文學報》第四期（2005 年 1 月），頁 222-230。並且參照華梵大學所製網頁〈曉雲導師生平略傳〉，不知撰者，請參見 http://hfu.org.tw/~f93b0229/01/downwindow.html。

母校香港麗精女子中學任教，致力教育與作畫，時人稱譽爲嶺南女畫傑。次年（30 歲）趁假期之便，游雲山決定旅行中國西南方寫生，初秋出發，未料十月日軍即攻陷香港，於是順勢轉向東南，經桂林拜謁虛雲禪師、往長沙畫戰爭狀況、入重慶開畫展、至成都接獲父亡妹喪惡耗，皈依昌圓和尚，法號隆寂，萌發出家之志。直到 1945 年返港與家人團聚之前，游雲山於抗日戰爭期間獨自旅行，描述大後方的風景山水，每到一處即義賣畫作，除充旅費，餘款悉數捐出濟貧興學。

戰後嶺南女畫傑游雲山於廣東、廣西短暫停留未滿二年，擔任過蒐集文獻的公職、任教國立華僑第三中學。1948 年即往東南亞旅行，巡行佛教聖跡，由越南至高棉吳哥窟、經新加坡抵印度，任教於印度泰戈爾大學美術院約四年(1948-1951)，主要教授中國畫學。期間得以接近印度藝術大師阿邦寧及其大弟子難陀婆藪院長，參訪佛陀行蹟聖地，並曾攀登喜馬拉雅山作畫。

具備印度研究與創作的豐富歷練，39 歲的游雲山回到香港興學三年，先後任教東蓮覺院、寶覺女子中學、寶覺佛學院，創辦香港雲門學園以及原泉出版社，發行原泉雜誌近六十期。期間其藝術導師高劍父不幸逝世，爲其出版遺作《我的現代國畫觀》；亦於此際，開始親近自東北南遷的倓虛法師，五年與席聽聞《法華經》以及修習天台教觀與止觀法要。[5]

爲出家之後行化方向準備，游雲山於 1956 年離港，考察世界著名文化教育機構，三年間遊歷 32 國。此次出國不同於 30 歲時的東南西行，她非常清楚要在剃度之前朝聖佛國印度，然後一償出家大願。[6]所以於 1958 年返港前夕，即先在印度削髮易服，抵港次日即依止天台宗第四十四代祖師倓虛大出家，時年 47，法號能淨、念淨，字得超，別號曉雲、默玄。往大嶼山昂平掩方便關，「自此由參話頭公案進而依天台止觀研心之法，修習教觀相資入實相門。」[7]次年，曉雲法師於香港創辦慧仁、慧泉小學，收容大陸來港難民之子女，創辦香港佛教文化藝術協會，並首次在政府電台講授佛教文化藝術。一年後又先後創辦蓮華夜校、慧海英文高中；前者爲農民文盲子女輔施教育，後者則仿基督宗教社會教育之佛教中學。

戰後香港雖然因緣際會，中國大陸各地高僧雲集，曉雲法師亦得受學於東北三老（倓虛、定西、樂果三位法師），可惜撮爾小島香港動盪不安，曉雲法師在此前後十年經營的教育事業（後四年爲尼僧身分），無法繼續。1966 年 55

---

5 釋曉雲，《天台宗論集》第一輯序(台北：原泉，1987)，頁 1。

6 釋曉雲，《寰宇周行散記》（台北：原泉，1998），頁 5。

7 華梵大學所製網頁〈曉雲導師生平略傳〉，http://hfu.org.tw/~f93b0229/01/downwindow.html。

歲的曉雲法師應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曉峰之聘，來台任教，首開大專院校佛教藝術課程之先；二年後並且擔任中華學術院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8]28 年後(1994)，83 歲的曉雲法師回顧文化大學 18 年的教席，忽悟台灣是她居留最久的地方。[9]其實曉雲法師始料未及，在台教化一共 40 年，可說其出家生涯與弘法事業之歲月與精華全在台灣。

曉雲法師抵台後曾接受大湖法雲寺住持比丘尼妙然之請，擔任首屆法雲佛學院的導師，不過 1970 年創辦的蓮華學佛園，則是其終身致力尼僧教育的最大貢獻。除了研究、教學之外，曉雲法師並且積極促進國際交流以及畫作展出。1974 年以來舉辦清涼藝展，展出禪畫、清涼、現代經變圖，超過三十屆不輟。曉雲法師出席十屆國際佛學會議發表論文（1978 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80 年印度與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1981 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1982 年英國牛津大學、1985 年義大利波賽隆納大學聖道明尼哥修道院、1987 年美國柏克萊大學、1989 年台北、1991 年巴黎），於最後一屆會議發表論文，已屆 80 歲高齡；並且於 1980 年創辦華梵佛學研究所之後，開始舉辦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1981、1982、1883、1984、1986、1988、1992、1994、1996、1998、1999、2002 年），共計十二屆。期間還參與不少國際佛教學術會議，譬如參與國際佛教婦女協會創立初期的第一、三屆年會（1987 年印度、1991 年泰國曼谷），2002 年並且全力主辦第七屆年會，獲得全體會員推選爲第一位該會榮譽主席。根據原泉出版社於 1988 年的統計，十年之間(1978-1988)，曉雲法師至少參加 23 次國際會議，並且都發表論文。[10]放眼戰後至解嚴前之佛教界，曉雲法師爲當時與國際佛學社群往來最頻繁的代表人物。

曉雲法師視野廣闊，很早就有辦理連貫性佛教教育之志，奮鬥多年，終於創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座佛教大學。雖然 1987 年才獲得教育部核准籌建，但是早在 1983 年即赴新加坡菩提學校及古晉佛教居士林，義賣書畫籌款；1988 年則分別於台北台灣省立博物館、高雄中正文化中心，展出佛教文物特展與曉雲山人五九畫齡回顧展，以及清涼藝展，籌措建校經費。次年華梵理工學院順利破土開工，1990 年開始招生，然後陸續增設文學、藝術學院，終於於 1997 年

---

[8] 1968 年中華學術院佛教文化研究所，借中國文化學院大仁館成立，當時僅有一間教室辦公，直到 1971 年獲得日本天台宗孝道山捐贈新台幣 100 萬元，才以大恩館第八樓為永久地址，1981 年所內並增設佛教文物陳列室。詳細發展歷史請見釋曉雲，《華崗緣影錄》（台北：原泉，1995），序二。

[9] 釋曉雲，《華崗緣影錄》，頁 1。

[10] 華梵佛學研究所編，《佛語垂光：曉雲導師應邀出席二十三次國際學術會議》，台北：原泉，1988。

升格爲華梵大學；同年曉雲法師並且獲頒行政院文化獎，以顯國家社會對其貢獻之禮讚。華梵大學並首開先例，創辦「覺之書院」(1996 年)，每月舉行專題演講；2002 年興建倓虛大師紀念堂，附設禪堂，推展念佛靜坐。以 72 歲高齡開始創辦大學，聲望能力成熟，但是事務繁瑣，精力畢竟有限，曉雲法師正式於 1994 年 11 月 25 日於香港清水灣湛山寺，委請寶燈、智梵、聖懷法師傳授法卷，成爲天台宗第 45 代傳法人，同時並將修慈、悟觀二位尼僧列入天台法眷。[11]

2. 烽火靜中去（戰亂中的旅程與個性）

1983 年 5 月曉雲法師首次在台舉辦禪畫個展，佛教散文作家林清玄以「一探靜中消息」爲題，撰文舒發心際的觸動，並且稱許畫家本身的修行造詣。其文如下：

> 人總是容易被動著的事物感動，因爲人總有個活活潑潑的本質，所謂世上沒有不落的花，沒有不流的水，水流不盡，花落不了，總有一個活潑的世界。但是在靜中追探的人卻能在花落水流之間，覺悟到萬物之無常，悟人性之真常，這就是修爲！[12]

這段文字至今仍在網路廣爲流傳，其感人之處不在點出曉雲法師禪畫的無爲致靜，而在呈現有心探索、保持喧囂紅塵中的寧靜，所需深廣的修持功夫。作家從幽遠畫面中的背影，映照身後，轉而與畫家澄澈的宇宙，發出共鳴與讚嘆。

其實「一探靜中消息」是曉雲法師用來題銘自己的禪畫，卻十分適合描述她的個性。從小安靜、愛靜，成長之後更是淡泊自持。某次野外寫生，突然遇到空襲警報，在轟炸機滿天飛的情況下，她居然就稻田掩身靜坐起來。孤身女性進行寰宇周遊的創舉，在當時要有攝影記載，像林白啓程前，登機接受群眾歡呼的歷史時刻，上報都可以，她卻毫不張揚。師生朋友好久才聽說她出發了，三年後，街上走著走著又遇見她回來了。不見她的容貌飛揚或倦怠也罷，遇見的人還尊重著不敢喧嘩表示歡迎，可見她平時的沉穩安靜。[13]這些是曉雲法師未出家前的表現，她也坦白，以自己的個性，當時心儀的是出家後遠離塵世的

---

[11] 釋曉雲，〈念往事—悼念寶燈法師〉，收入氏著《佛學獻辭》(台北：原泉，1997)，頁 324。

[12] 熾天使書城—林清玄散文集www.angelibrary.com/essay/lin_ching_xuan/lqx/200.htm - 6k

[13] 周文，〈雲山老師歸來之日〉，釋曉雲，《寰宇周行前後》(台北：原泉，1995)，頁 149-150。

農禪生活。[14]

不料（或者無法避免時代巨輪的牽扯），曉雲法師跟隨的是終生致力佛教教育的倓虛大師，繼承師志，她的出家生涯爲辦學忙碌不已。[15]不過，曉雲法師還是盡量保留清晨觀雲、夜裡聽泉的習慣。曙光、曉雲、晨霧、泉聲不斷成爲曉雲法師所撰詩詞的主題，直到七十餘歲創辦華梵理工學院起，她才開始抱怨不得閒，[16]不得獨晤晨光。出家人固然晨鐘暮鼓、早興夙寐，不過親近曉光對曉雲法師而言，不是單純的生活規律，而是心境忙碌煩惱與否的指標。倓虛大師早先曾囑咐，人不會忙到沒時間觀賞晨光曉霧，而藝術創作的習慣，更可能使得曉雲法師必要沉澱於清晨獨處。筆者對曉雲法師的禪畫所知淺陋，不過畫中天際橋下的留白、霧籠林中的孤影，其寧靜安祥，或許正是曉雲法師清晨寫生的結果，或者回歸曙光時刻的意境。

畫家對自然的敏銳加上宗教修爲，有形無形之間，集中於曉雲法師一人，產生了豐富的結果。曉雲法師身體力行，以「禪畫必須有所契於禪心，而後有所知於禪畫」；更由畫禪而得「禪是簡淡明雅，雖然寥寥幾筆，卻能代表天地，更能代表人生」的寬廣闊達。[17]

曉雲法師早在香港麗澤女子中學任教時，即接觸佛法，1941 年更體會佛法與繪畫對於培養心性，作用相通，所以有西南寫生一行。不料戰爭爆發，愈行愈遠，次年更於四川獲得父親與妹妹凶耗。戰爭期間的困乏紛擾，不曾如親人驟逝如此創痛，尤其臨終缺席又無法親奠，更何況雲山阻隔，歸期未定。追溯此時期的心情，曉雲法師謂：

> 在有家歸不得又消息斷絕之際，常依佛觀世音菩薩的聖像，作爲唯一生命支援！
> 又過一年，我便到四川，此時竟得到最不幸的消息：父親和二妹、三妹先後去世！

---

[14] 曉雲法師特別欽佩張聖慧居士（比丘尼本空禪師），原因之一即贊同其優游園林、自給自足的農禪生活，見其作，〈我讀《煙水集》有感〉，《佛學獻辭》，頁 382；原文早於 1975 年沐佛節前夕完成，為本空禪師著，《煙水集》(台北：原泉，1975 三版；1953 初版，出版資料不詳，1974 香港原泉再版)的序。

[15] 有關倓虛與曉雲師徒之間的繼承，請參考陳秀慧，〈回小向大—倓虛法師對曉雲法師的影響〉，《華梵人文學報》第三期（2004 年 6 月），頁 195-226。

[16] 曉雲法師一再惋惜因為忙碌而失去晨光與聽泉的閒暇，因為如她所說，在台灣十八年歲月中，「晨昏晝夜都有做不完的事、寫不完的文稿，還有應付不了的訪客。」（《華岡緣影錄》序，台北：原泉，1995）；「泉聲漸已不暇細聽了，只因道務、教務都繁。」(《曉峰散記》序，台北：原泉，2005) 。尤其自從第一輯《泉聲》付梓之後，很少時間整理稿子，近年也沒多少泉聲可聞，「但是我仍然不能放捨晨間的剎那」。(《泉聲》二輯序，台北：原泉，1998)。

[17] 此段文字轉引自華梵大學所製網頁〈曉雲導師生平略傳〉，不知撰者，請參見 http://hfu.org.tw/~f93b0229/01/downwindow.html。

> 我雖登上了峨嵋之金頂，也曾看過太湖金粟、青城雲海，固然山水之情可寄深沈之悲抑，然而人生之痛苦在無涯底汪洋，而我的人生此時正像沈浮於那汪洋大海裏，思量及此，悽愴悲酸！[18]

傷痛之情，逾於言表。面臨此一家變劇慟，她當時即皈依昌圓老和尚[19]；並於靈巖山寺讀《憨山大師年譜》「母子銘」，萌生出家之志。[20]

愛別離之結既解，天地寬闊，縈繞心頭難捨的不是生計名利，而是描天畫地的藝術。藝術與佛法孰爲終生所依？兩者互相阻礙，或者相依相成？離蜀隨即至鬱林，曉雲法師靜坐七日，參透了「藝與道合」、「道通乎藝」，心境豁然，更加堅定出家的方向——以藝術宏法。

3. 清末民初的尼僧典範

曉雲法師的年代裡僧人以藝術聞名，最著名的即是弘一法師，而且前者亦數度爲文紀念後者，特別以「修行者」稱之。弘一法師未曾批剃之前，以扮演話劇、譜曲填詞、西洋美術的貴胄公子形象，頗獲藝術界與師生的愛戴；出家後研律苦行，僅以白描作佛菩薩羅漢像，墨筆抄寫經偈與人結緣。曉雲法師走的路似乎不同於弘一法師，出家後寓禪境於國畫，而且教授佛教藝術史，甚至於蓮華學佛園設立術科，教導尼僧美術。兩者似乎對於藝術抱持不同態度。

藝術家「李叔同」是弘一法師急欲割捨的過去，甚至弘一法師的苦行是對過去的懺悔，因爲他拋棄的還有大家族的財產、愛情以及身爲庶子等等大家庭的牽絆，所以他等到母親逝世才出家，不可不謂之解脫。從此一切歸零，極簡樸極澹然，所有的音聲畫影都爲弘法而作，不再如前之試探與戲作，他下筆非常嚴謹。但是曉雲法師的國畫衍伸自她對於自然的讚嘆，而且此一自然是佛法的展現：有限的人面對宏偉的宇宙而生宗教情感，以修行的境界探問自然的韻律，進而融入。所以兩者雖然都以藝術爲度人津樑，風格不同，甚至影響兩人對修行的詮釋。弘一法師潛修於「末世」，決心以宏律振興佛法，但求律法嚴謹莊嚴，不計人眾而求法正。曉雲法師卻全力推展二部教育，既苦心提升保存

---

[18] 釋曉雲，《東西南行散記》(台北：原泉，1988)，頁 228。

[19] 時昌圓和尚任十方堂叢林住持，為四川佛教會會長，其比丘尼弟子隆蓮以全省公職考試狀元的身份出家，亦為文革之後重興尼僧教育的龍象。釋曉雲，〈錦城—人文薈萃之地〉，《寰宇周行前後》，頁 534-535。

[20] 此說源於曉雲法師：「原萌剃脫之念是在民國三十一年，於青城千山佛塔畔讀憨山年譜始。」見釋曉雲，《天台宗論集》第一輯序，頁 1-2。不過曉雲法師亦曾謂靈巖山寺十日居靜，「益堅遺世之志」，可知其早存出家之意願，此一家變實為觸動之關卡而已；請見《東西南行散記》，頁 5。

僧伽教育，又希望佛教辦現代教育廣泛影響社會。演律的弘一法師即使無心，亦必須刻苦爲僧人模範；而曉雲法師則孜孜不倦，辦學教書，自省必須爲學生建立行爲規範。兩人皆未曾與社會脫節，皆各自以藝術顯揚宗教境界無所不入。但是前者拋棄藝術是令人驚愕的對比，而後者則以藝術接引眾生。

筆者認爲同樣弘一法師與曉雲法師建立的藝術家典範，還具有性別意涵。[21]將兩人置於當時的歷史脈絡可知，弘一法師與印光、虛雲、太虛等清末民初佛教領袖共同關懷的是佛教的存亡，而且希望由僧伽擔當此重任，所以特別注重修行、致力復興寺產興學以來凋敝的寺院，以組織制度的方式保護僧伽。至於佛教婦女的修行則以襄助佛教爲主，印光、虛雲、太虛法師都不鼓勵女性出家，太虛法師甚至希望女性留在家庭中生養、培育佛教的下一代。[22]以曉雲法師本身的經驗而論，女畫家游雲山於 1941 年至桂林南華寺禮拜虛雲禪師，禪師挽留她時，曾經提到香港淪陷後，許多女教師到南華寺來習禪（其中還包括其舊識崇蘭女中校長曾碧珊），因此寺方還爲他們搭了臨時木屋。[23]這些女居士應該是後來雲門事件中，極力拯救虛雲禪師的重要護法，不過虛雲禪師並未剃度任何女眾；雖然法緣很深，應是遵行傳統，大山門不輕易接受女眾出家之故。當時女性接觸佛法不易，可能爲一般現象，因此游雲山雖然途經江津的支那內學院，也因爲對方不隨意讓女眾進入而作罷。[24]更遑論她的剃度師倓虛和尚原來是不收女弟子的。[25]

清末民初的佛教女性中，亦的確出現許多優異的女居士，不過亦不乏像曉雲法師這樣批剃易服者。曉雲法師出家前後最敬佩的兩位尼師覺明、本空（張聖慧）以及四川偶遇的隆蓮法師(1909-1996)，即是最佳範例。下文將先簡單介紹三人，再分析比較她們反映的女性學佛過程。

張聖慧居士約與曉雲法師同時代，生卒年不詳，爲《般若花》（1935 年左右完成）與《煙水集》作者。其於 1928 年皈依印光法師之前，即以張汝釗女史聞名文壇，1950 年從根慧和尚披剃出家，法號本空。曉雲法師非常景仰張聖

---

[21] 馬遜亦認為曉雲法師為繼弘一大師之後，最出色的宗教藝術家，請見馬遜，〈曉雲導師的行誼〉，收入馬遜、釋養妙、趙文生編，《曉雲導師九秩嵩壽祝嘏文集》（台北：原泉，2001），頁 150。

[22] 有關此時期佛教婦女的教化與定位，請參考李玉珍，〈佛教蓮社與女性之社會參與—1930 年代上海蓮社與 1960 年代台灣蓮社之比較〉，收入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255-312。

[23] 釋曉雲，〈瞻禮南華寺〉，《寰宇周行前後》，頁 521。

[24] 釋曉雲，〈錦城—人文薈萃之地〉，《寰宇周行前後》，頁 533。

[25] 同上註。

慧農禪講學的風範，又因其〈記一位出類拔萃的比丘尼〉得識革命尼僧覺明禪師之生平，故立志重新出版《般若花》與《煙水集》，以介紹這位繼承「一位現代出類拔萃的比丘尼」本空禪師的思想與生平。[26]

張聖慧居士，俗名汝釗，浙江省慈谿縣莊橋馬徑村人。其前半生經歷頗類似秋瑾。出生書香世家卻遇人不淑，自己比丈夫上進，讀書有成，進而投身入世工作。她亦與當時女知識份子的背景類似，具備豐富的舊學底子，又進基督教的新式學校與大學就讀，兼通外文，而以教書自立。張聖慧曾於寧波長老會受洗，並在普益社工作、四明中學教國文。1928 年夏與友人避暑普陀，游泳作詩，得遇印光法師，被稱爲詩詞匠。因印老當頭喝棒引入佛門，遂開啓她與佛教界的深厚交流，雲遊參學．曾於武昌佛學院聽法舫法師講《成唯識論》，於武昌菩提精舍聽葦舫法師講俱舍頌；與太虛、大醒等法師皆有往來，亦時常爲佛教刊物寫稿。1937 年得惡性脾核症開刀，參透生死；春季病後到據稱爲首座女眾佛學院——法昌佛學院教書，結識覺明比丘尼（時約四十餘歲），與之學禪。可惜秋季法昌佛學院即因師生患痢疾與瘧疾而解散。抗戰期間，得經鎮江金山寺靜寬老法師介紹，與永範比丘尼避難崇福寺，並隨靜寬和尚學習《法華經》，往禮於江東修法華懺的根慧和尚。她發願爲婦女說法，但紀錄不詳，倒是時常教導隨行居止的幾位尼眾；曾經任教慈湖中學及毓才中學，並應根慧和尚之請，到觀宗寺教授僧眾四年。和尚講經，她爲覆講，並紀錄整理講義出書，之後自己亦於慈谿開宗庵講經（《法華經》、《起信論》、《十六觀經》）。1950 年才於慈谿妙音精舍根慧老和尚坐下披剃，並於觀宗寺舉行傳戒儀式；戒期完滿後，根慧老和尚於智者大師涅槃日傳授天台宗，賜號弘量，正式付法。[27]

覺明比丘尼，俗名丁寶琳，與秋瑾同鄉亦投身革命。秋瑾殉難後，遁入愛國女校教書，因感國事魚爛，開始潛心向佛。後從宜興海會寺參叩妙參禪師，披剃出家，妙參禪師爲之印證。師圓寂後守塔六年，從無錫應慈和尚學賢首教義，寧波觀宗寺受教於諦閑法師。期間來往上海杭州一帶弘法，並特地到法昌佛學院以機鋒引導張聖慧。覺明禪師在法昌佛學院教導《楞嚴經》與公案，十分嚴厲；本身並且嚴守戒律，破舊三衣，嚴峻交際，拒當住持，亦不接受供養。她並且數次勸導張聖慧剃髮出家，以突破境界，並謂：「我勸你剃髮，是要你斬斷無始劫來的偷心，不是要你做尼姑，因為尼姑是女人做的。像你這樣光明

[26] 原泉出版社曾經出版本空禪師所撰《煙水集》二次，1974 年香港再版，1975 年台北三版（1953 年初版，出版資料不詳）；《般若花》情況亦類似，分別為 1935 年出版，1975 年再版，1994 年三版。

[27] 盧秀清，〈一個不平凡的比丘尼大德—本空法師的介紹〉，本空禪師，《煙水集》，頁 11-15。

磊落的興襟，哪裡是女人！」。[28]此一特立獨行之比丘尼於 1939 年之前即圓寂，餘事不詳。不過張聖慧讚嘆她一不求名聞利養，二於接物利生，全提正命，不苟人情，三提攜後進，手段激烈如回味橄欖，實可爲宗門大德典範。

至於隆蓮法師（俗名游永康）則與曉雲法師（時爲女畫家游雲山）於四川成都結緣。隆蓮法師出家在四川非常轟動，主要因爲她以第一名通過高等文官檢定考試。按照游雲山的話，是「可以當縣長大老爺...唯因四川之傳統風氣尚濃，女眾不可以當縣長大老爺，而且她經研佛理，因此委任縣府一等秘書」。[29]據稱因爲兩人同姓、同好佛學、長相身高又極爲相似，文壇引爲佳話，稱譽兩人「蜀道南山一齊茬秀」(一出四川、一自廣東嶺南)。游雲山聽隆蓮法師講經，並且互贈《攝大乘論疏》與一幅曇花畫作。[30]後來游雲山更皈依昌圓和尙，兩人可算同門；她還終生保留當時由隆蓮法師填寫的戒牒。

隆蓮法師在家自學，18 歲即任教於成都樂山女子學校，抗日戰爭期間在炮火轟炸的成都聽經學佛，從法尊法師學藏文，並且研習中醫、針灸，行醫數月。1941 年隨昌圓和尙出家受比丘尼戒，時年 32，從此居住十方叢林愛道堂，終生不建寺院、不任住持，只致力興辦尼眾佛學院。出家次年（1942）即應昌圓和尙之聘，擔任四川蓮宗院尼眾部教務長二年；1984 年又以 76 歲的高齡，創辦中國第一座尼眾佛學院。隆蓮法師出家生涯坎坷，文化大革命期間十年，被迫蓄髮易服，窩居愛道堂奉養母親。但是憑藉她的藏文與漢文知識，得以參與編撰《藏漢大辭典》，並且以此自力更生。1980 年赴北京參與佛教會議，爲中國剃髮重現僧相的第一批比丘尼，此後一直擔任中國佛教協會的重要四川代表（曾任理事長）。隆蓮法師亦爲國際知名的比丘尼，描述其生平事蹟的歐美著作近百篇，因爲其協助斯里蘭卡女眾傳授比丘尼戒，又重興中國二部僧授比丘尼戒之故。[31]

明覺、本空、隆蓮、曉雲四位比丘尼法師都了解教育對女性的重要，而且終生奉獻於尼眾教育。這可能源自她們本身都蒙受教育之利，得以自立；除了傳統詩詞教育，亦受新式教育；前者源於家庭背景，後者多由基督宗教主持。她們大多也有任教基督教中學的經驗，並且機乎都會外語（英文與藏文），得

---

[28] 本空禪師，〈記一位出類拔萃的比丘尼〉，《煙水集》，頁 34。

[29] 釋曉雲，〈錦城—人文薈萃之地〉，《寰宇周行前後》，頁 534-535。

[30] 同上註。

[31] 1980 年斯里蘭卡里拉拉尼特教授到成都訪隆蓮法師，之後輾轉透過中國佛教協會轉達，邀請她擔任授戒和尙尼。1982 年與五臺山通願法師來四川文殊院依二部僧授比丘尼戒，1993 年又於洛陽白馬寺建寺年的慶典上，擔任傳授二部僧戒尼和尙。有關隆蓮法師生平，請見裘山山，《當代第一比丘尼—隆蓮法師傳》，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1997。

以伸展觸角，與外界接通。換句話說，出家前皆非泛泛之輩。當時婦女學習佛法卻非易事，不但尼僧教育不足，一般婦女若無她們的學識與優異表現，應當無法親近明師，惡性循環，亦乏可以跟隨的比丘尼典範。

此外，可能因爲專志求學習藝，也使得她們出家時年齡都已屆 30。30 歲出家可能不算晚，但是相較當時的結婚年齡卻相當晚。四人當中，隆蓮法師非常清楚女人在婚姻中的苦境，本空法師則藉由婚姻逃離娘家，再逃離婚姻。某一方面，兩人其實反應各自家庭的支持程度。[32]一般女性是比較無法獲得像這些才女的支援系統，而經常要向家庭的束縛低頭，延緩自己的宗教追求。雖然四人正好經歷家國社會秩序重組的混亂，四人選擇出家與其前後行動一致，突顯其堅毅獨立的個性。

除了個性與傑出表現之外，四人對於中國詩詞藝術的愛好與筆力，亦令人印象深刻。對自己——譬如隆蓮與曉雲法師，不僅深愛傳統教育，並且認爲新式教育的內容比較淺薄無趣，還要自學努力汲取舊學。除了家庭薰陶之外，佛學對她們而言，是哲理深厚的文化之源流。但是她們的外語與表達能力（書畫創作），卻突出她們在佛教界的地位，以現代知識份子的身分獲得青睞，得以突破傳統不剃度女眾、不傳法比丘尼的侷限。

二、修行的藝術（僧伽教育）

戰後罕有中國尼僧抵達台灣，多經由香港與台灣佛教界保持聯繫，註解《四分律比丘尼鈔》的性瀅法師以及曉雲法師，即爲有名的例子。抗日戰爭烽火前後遷徙、棲止香港的中國尼僧，直接承接太虛法師一代的佛教改革理念，其背景與經歷與台灣尼僧不盡相同。不論就教育水準或師承，較佔優勢，而對於佛教參與社會的要求與經驗亦較爲懇切，例如曉雲法師就立即投注於教育辦學。此處筆者強調的動力是親身經歷戰爭，而與台灣佛教界向來受到殖民母國日本的佛教革新運動不同。雖然中國僧人遷台人數亦不過百人，不過透過中國佛教會的組織，建立傳戒、僧伽教育等制度，使得台灣佛教重新納入中國佛教（以江浙爲主）的範疇。曉雲法師雖然並未擔任上述組織的要職，但是就人脈、語

[32] 隆蓮法師解釋自己不結婚的理由：即使她最崇敬的三位男人（外公、爺爺、父親）再善良、文化修養再高，「他們的妻子也和別的女人一樣，沒有地位，沒有獨立人格。我的奶奶、外婆和母親，都是識文斷字的女人，一旦嫁了人，連張寫字的桌子都沒有。只能做家務，生孩子。我不想走她們的後塵。婚姻對女人來說，的確是件苦事。就是不出家，我也不打算結婚。」隆蓮法師時代稍晚於美國女性主義作家維吉尼亞・渥芙，但與她提倡女人需要自己的房間，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段訪問出自裘山山，《當代第一比丘尼—隆蓮法師傳》，頁 291-292。

言、學歷各方面，很快成爲台灣尼僧的學習對象，關鍵在於開辦蓮華學佛園。[33]以下將先介紹創辦華梵大學前，台灣佛教界與曉雲法師的接觸，再論及蓮華學佛園的教育內容與師生網絡。

1. 粵語演音的曉雲法師

曉雲法師濃厚的廣東腔形成特殊的教育風格。一般而言，台灣僧尼與信徒並不容易聽懂她的話，連進入蓮華學佛園與之朝夕相處的學生，也有人要等半年才脫離半懂半猜的情況。修慈法師初見曉雲法師時，「台上的（曉雲）法師帶有廣東腔的話，對她來講幾乎一句也沒聽懂哩！可是卻體會到法師之風度與人品所顯發出來的道風，不用說甚麼也很感人的！」。[34]曉雲法師高瘦清癯，身長出眾，而且不急不徐，風範飄逸，正是佛教稱頌的「大丈夫相」；加上國際聞名的宗教藝術家聲譽，令人欽佩。而她本人亦非常自豪廣東腔不改，有助吟哦唱誦詩詞；筆者雖然不知曉雲法師是否曾經由侍者翻譯，不過顯然她與台灣僧尼的溝通不成問題。像釋天融剛入學時，雖然對她的廣東腔國語半知半解，卻覺得聽師父吟詩是上課最輕鬆的時刻。[35]早期中國僧尼初抵台灣，南腔北調紛陳，面對初學國語的台灣信徒，經常要借重翻譯。所以曉雲法師的情況並不特別，何況她筆耕不輟，還經常書畫創作，以禪入景，平日信手拈來，短歌小詩，對用心的弟子而言，言語還真是多餘。所以有些弟子至今還堅持以她的腔調說某些稱謂，或者學習她的用語。某位弟子因爲初謁法師時，並無困難聽懂其廣東腔，而認爲師徒之間緣分天成。不過，由於師父的腔調難懂，所以必須專注、體認其身體行動的示範、建立同學課後討論的習慣，學習效果反而加強。[36]加上面對這位師父的傳奇名聲、鶴立雞群的身高與和煦的笑容，師父「不怕」的鼓勵立即安慰自己不懂的惶恐，甚至獎賞。

曉雲法師的廣東話對拓展她的國際關係，亦非常重要。從早年在香港興學以及東南亞弘法，廣東話是這些區域華人的主要語言。閩南語在此區域也甚至比「國語」（北京話）更有用。閩南與廣東向來是華人移民的主要來源，他們

---

[33] 早在曉雲法師尚未駐錫台灣之前，星雲法師即以其藝術說法度生的典範，勉勵台灣比丘尼學習，請見釋星雲於《覺世旬刊》發表「展覽會」一文，1964 年 10 月 11 日。

[34] 園丁，〈修園長與蓮園〉，收入雲門學園編，《蓮華學佛園緣緣》（台北：原泉，1998），頁 19。

[35] 釋天融，〈同學摘錄文〉，《曉雲導師九秩嵩壽祝嘏文集》，頁 125。

[36] 以呂仁月為例，初皈依曉雲法師時，因為聽不懂只好注意觀察她說話的表情和口形，結果竟然端詳起師父紅潤的唇色來，以此為法相莊嚴；見呂仁月，〈敬愛的導師〉，《曉雲導師九秩嵩壽祝嘏文集》，頁 194。

的足跡遍佈全球中國城。蓮華學佛園能夠招收不少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學生，顯然亦與曉雲法師的廣東話有關。以馬來西亞的華人學生爲例，她們在當地的教育政策以及寺方考量之下，往往在國小階段（7-12 歲）就單身負笈來台。曉雲法師於蓮華學佛園提供的生活照顧與教育內容，能夠以她們的母語進行，總是比較紓解離鄉背井的焦慮。加上此地區華人佛教界與曉雲法師的廣東背景熟悉，能夠信任。口碑一旦建立，來自同一寺院的學生就越多，也就越好照顧。蓮華學佛園的校友至今仍在馬來西亞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曉雲法師亦深受學生及其師長愛戴。

2. 蓮華學佛園的國際師友網絡

考量到經費與師資，曉雲法師一開始並非熱衷於創辦蓮華學佛園，但是受到學生釋修慈之請，以及永明寺住持信定法師慨然提供地方、能定與常素法師捐贈桌椅，於是開辦蓮華學佛園。[37]雖然硬體有著落，但是曉雲法師堅持不公開招生，僅收十人，而且不提供學生伙食。當時曉雲法師任教於文化學院、居止於學校宿舍，每週日例行向大專青年講經，居止單純，而且夙願不建寺院、不做住持、不濫收徒弟，收入更不豐。何況基於以往辦學的甘苦經驗，她對於自己是否能夠獨自在台興學，尚在考慮中。

曉雲法師自 1968 年即應法雲寺住持妙然法師之請，擔任首屆法雲佛學院的導師（甫從日本留學歸國的慈觀法師擔任第一屆院長）。此屆法雲佛學院從 1968 年 3 月 22 日開學，1970 年 12 月 20 日第一屆學生畢業之後，即「因緣不足」而關閉。直到 18 年後（1986）才又開辦第二屆，由創辦人妙然法師(1908-1996)親自擔任院長（第二、三屆）。[38]妙然法師爲台灣著名之比丘尼領袖，主持台中佛教會館與苗栗法雲寺，注重講經辦學，資歷完備，却屢次開辦佛學院都無疾而終。[39]甫從香港來台不滿三年，曉雲法師即經歷法雲佛學院的興迭，應知在台辦佛學院的艱辛困境。[40]

蓮華學佛園課程內容行解並重，設計精神爲現代叢林，而非單純的佛學

---

[37] 釋修慈，〈蓮華學佛園之緣緣序〉，《蓮華學佛園緣緣》，頁 1。

[38] 〈法雲佛學院〉，收入《臺灣佛學院所教育年鑑創刊號》（台北：原泉，1998），頁 171-173。

[39] 妙然法師於 1940 年創建永光寺，並且於台中慎齋堂講經；1952 年晉山台中佛教會館住持，即於 1958 年創立台中佛學院，禮請南亭和尚擔任導師；1960 年接任法雲寺住持，1968 年法雲佛學院開始上課，曉雲法師擔任導師。請見〈法雲佛學院〉，頁 172-173。

[40] 釋心劭，〈現今蓮園學生心中的導師〉，收入釋仁朗、馬遜、許國宏等編，《曉雲導師生之旅八秩晉五誌慶》（台北：原泉，1997），頁 90。

院。曉雲法師經常告訴學生：「這裡是學佛園，並不是佛學院，是真正修行的地方。」除早晚課誦、靜坐外，每週有一日止語攝養日（靜坐用功），每年冬季並且舉行至少一週的禪七。曉雲法師每週親自主持週會，指示努力之綱目，從開顯週、調適週、愛語週到安忍週，順步就班攝心實踐。[41]全園亦不負擔永明寺的作務，並非每天出坡，而是仿照印度泰戈爾大學，每週三放假一日，大家共同處理清掃、採購、辦事、交接職事等園務。課業則教觀兼重，文哲以爲副，語文爲工具，還有美術等術科。[42]這種叢林式的生活，促使來自十方的師生，產生緊密的連結，情誼深遠。

蓮華學佛園師生、校友形成相當緊密的網絡，大部分歸因於其注重品德的教學風格。曉雲法師本人行解並重的風範，毋庸置言；學園以紹繼廬山慧遠大師「禪、淨、律、學」之學風爲宗旨。招生從來不刊登廣告要，並且有三不收：（一）別所佛學院中途退學的不收；（二）離開剃度師，另依別師改名的不收；（三）不認父母的不收。[43]三不收的條件似乎相當強調對師承、宗門的忠誠，但是學園並不拒絕已經從別的佛學院畢業者，而且「不認父母」這條與接受佛學教育的關係又費人疑猜。蓮華學佛園園長修慈法師曾經提到曉雲法師以出家爲大孝，既可「利度世人以報答佛恩，又能教父母念佛以報親恩」。[44]學佛園訓導仁隱法師則指出，三不收之設乃「為培養年輕人有道心理念……（曉師創辦學佛園的理想宗旨，）希培養學子內明之節操、有出家之本分。」[45]簡言之，歸諸於對師門、父母之孝道與服從。筆者承認上述要求的道德意涵，但是第一條佛學院轉學生爲何算失德呢？欲瞭解學佛園的招生條件，或許必須考量當時的情況以及曉雲法師的處境。

1970 年代前後的台灣佛學院，除少數如慈航法師的汐止彌勒內院、印順導師成立的福慧僧團（福嚴佛學院與慧日講堂），不論宗派向十方僧尼開放之外，都是爲教育本身常住而設。通常佛學院不但學費全免，食宿免費，有些還提供文具、獎學金，再加上設備與師資，所費不貲。如果其他佛學院的學生慕名而來跟隨曉雲法師，甚至要求歸入其門下，將爲原來的常住以及學佛園增加許多困擾。此非曉雲法師所願見，因爲既違背初衷，又使其宗教教育家的客卿身分，

---

41 第四輯的《蓮華園記》記載三年週訓的內容，以及相符的修行次第綱目，見蓮華學佛園編，《蓮華園記》（台北：原泉，1985），頁 347-374。

42 釋曉雲，〈蓮華學佛園緣起〉，《蓮華學佛園緣緣》，頁 8-9。

43 釋仁隱，〈蓮園之緣增上緣前言〉，收入雲門學園編，《蓮華學佛園緣緣》，頁 6-8。此即學佛原園的特別規定：「本園重視道心行儀，如背師離道，不認父母或曾就讀其他佛學院無故中途退學不能善始終者，不得報名。」見〈蓮華學佛園〉，收入《臺灣佛學院所教育年鑑創刊號》，頁 431。

44 蓮子，〈菩薩面目—我心目中的曉雲導師〉，《蓮華學佛園緣緣》，頁 43。

45 釋仁隱，〈蓮園之緣增上緣前言〉，《蓮華學佛園緣緣》，頁 6。

喧賓奪主。此外，學佛園擺明是栽培比丘尼人才的園地，早期學生入學期間一律接受沙彌尼、比丘尼戒，佛教戒律規定剃度必須取得父母同意，因此學佛園學生入學必須繳交師長或家長保證書。換言之，上述三不收的道德論述乃從戒律以及佛教界生態的考量著手。這使得蓮華學佛園既能實踐行解並重的佛學教育，又能夠落實開放性的僧伽教育，進而獲得佛教界的普遍認可。

蓮華學佛園栽培出來近 300 位畢業生，均已成爲住持一方的佛門龍象，大部分投身佛學院、佛學研究所栽培僧伽人才。[46]以第一屆爲例，九位畢業生中達說、禪欣、鴻慧三位法師於台中縣市弘法（華嚴覺苑、御音寺、法音精舍）；達宗法師住持苗栗大湖法雲寺，並與真彬法師分別擔任過法雲佛學院院長；修慈、修儀（宏一）分別來自壽山佛學院，而終生貢獻於蓮華學佛園的教務。第二屆畢業生已經增加到十六位，除了與法雲寺以及法雲佛學院淵源深厚的達芬、如立、如念法師之外，仁隱、玄慧（高雄圓照寺）、李淑華（燕巢觀音禪寺悟觀）幾位後來襄助興建華梵大學的關鍵人物，還有宣揚地藏信仰的翊方都是同窗。（這些學生畢業後的發展請參見本文之附錄：蓮華學佛園第一至十屆畢業生駐錫區域）。

從來不做招生廣告的蓮華學佛園，其學生經常來自同一寺院，甚至師友連袂而來；她們憑藉的是口碑，而且有些因緣是到文化學院聽課而種下。而且雖然一屆三年，畢業再招生，卻有些學生不斷就讀。總計從 1973 至 2000 年近三十年間，蓮華學佛園栽培的東南亞學生人數（次）爲：新加坡 13/16 人（13 人共計入學 16 次）、馬來西亞與菲律賓各 5 人、印尼 3/5 人、泰國 2 人、緬甸 1/2 人。其中新加坡的釋悟元就讀四次（見附錄之學員編號：0415,0528,0627,0719, 以下同），印尼的黃菁平就讀三次(0406,0508,0607)，緬甸的釋從如繼續學習兩屆（0917,1004）。蓮華學佛園的學生，並不乏畢業後繼續就讀的例證；此外第四屆分正科與專業班，第五屆又增加預科班，所以學生如果依序升讀，也可能繼續念下去。不過，筆者猜想這些東南亞學生的年齡平均較台灣學生低，加上原籍華文教育資源不足，所以可能選擇多念幾年。

蓮華學佛園對台灣尼眾具有特別意義，主要來自禪教合一的風格。戰後台灣佛學教育院興盛，但多偏重知識教理的傳授；即使不乏留學日本的台灣尼僧，但是許多寺的禪堂仍屬虛設。例如早期入學的仁隱法師即是因爲慕名曉雲法師的禪行功夫而來。[47]苗栗法雲寺比丘尼釋達宗除了被曉雲法師的禪味吸引，更稱蓮華學佛園的般若禪堂乃台灣佛教歷史上的首創。[48]加上早期台灣設

[46] 雲門學園編，《蓮華學佛園緣緣》，附件「歷屆畢業生簡歷」，頁 159-179。
[47] 釋仁隱，〈這麼一位明眼上智的高僧〉，《曉雲導師九秩嵩壽祝嘏文集》，頁 35。
[48] 釋達宗，〈般若禪苑落成有感〉，《曉雲導師生之旅八秩晉五誌慶》，頁 98。

立佛學院尚需中國佛教協會的認可，而中國佛教協會本身主導的佛學院又以傳戒安居爲主，雖然吸收許多優異的台灣尼僧（如天乙法師）投入，卻因牽涉到寺院生活的整理，感覺創新頗多。蓮華學佛園以中國天台宗止觀教禪，以禪畫藝術薰陶的教育內容，卻是台灣罕見的中國宗派古樸之風。曉雲法師師生與廣欽老和尚「有聲似無聲」的機鋒，膾炙人口，正爲一般人以蓮華學佛園禪風鼎盛的指標。蓮華學佛園歷屆畢業生都會環島旅行，自第二屆起則一定拜謁承天寺的廣欽老和尚，請教修行的問題。曉雲法師記得禪師對她囑咐「你要負責任」，自許負擔的「不祇般若的禪行指示後學，.....（還有）對科技青年融貫佛學教化的責任。」[49]。不過坊間流傳的廣欽老和尚紀念集語錄卻指稱，前者給曉雲法師一段無言的公案，而且她還是唯一與廣欽老和尚的禪機妙語交鋒的比丘尼。筆者相信廣欽老和尚與曉雲法師必有交流，但是他們交換的內容卻遠不如兩人共同出現的象徵。廣欽老和尚以修禪苦行得到神通，曉雲法師則以教育推展禪修。就修行的層次而言，苦行證悟的禪師遂與宗教藝術家並列一席。

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曉雲法師是唯一於大專院校教導佛學的比丘尼，此一學者身分亦是吸引學生跟隨的重要因素。曉雲法師於蓮華學佛園慶祝十週年之際，回顧她畢生致力教育的感觸：「其實『教育』二字的意念在我心身腦海，幾乎佔據了我人生歲月及精神時間百分之九十九，無論在自我教育的教導自己（禪行反省沉思.....）或教化他人，乃至即使在藝術創作於畫室中，我也感到是一種教育的境界。」[50]。此話道盡曉雲法師身爲宗教教育家的胸懷與風範。曉雲法師曾經與主掌中國佛教協會的白聖長老籌劃推動尼眾教育未果，並且婉拒參與傳戒活動。[51]戰後台灣傳戒活動鼎盛，每場戒場動輒二三百位戒子，戒師很快可以建立起影響力，但是年年籌辦傳戒，勞心費神。曉雲法師避免介入傳戒活動，卻得以全心全力教育蓮華學佛園的尼眾，更重要的，亦得以保持她中立的學者立場。堅持行解並重的教育方向，多少限制蓮華學佛園的規模，但是曉雲法師對其學生弟子的影響，卻十分深遠。

曉雲法師得以一介教育家，不建寺院又不任住持，兩袖清風，得以應付興建華梵大學的龐大經費，不能不歸功蓮華學佛園的校友以及口碑。1971-1984年間購買校地的過程中，曉雲法師首先率領弟子仁華、蓮華學佛園園長修慈分別至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義展書畫籌款，獲得廣大迴響。隨後歷屆的台灣畢業生

---

[49] 釋曉雲，〈不熄滅的禪燈〉，收入氏著《佛學獻辭》，頁 298-299。

[50] 《論現代佛教教育之趨向》，頁 35。

[51] 釋曉雲，〈悼念深懷戒法之白聖老和尚〉，收入氏著《佛學獻辭》，頁 311-315。文末附件：「伽藍內學院組織章程」重視修行，評鑑升等尤其嚴謹，比較像高階的學佛叢林，而非一般入門的佛學課程。

亦幫忙舉辦法會籌款，從陽明山永明寺、台北、高雄、基隆、台中、台南一路舉辦法會。[52]曉雲法師亦一反以往的低調，南下接受媒體採訪、公開演講，宣揚覺之教育的理念。曉雲法師的本意是盡量不向外募款，故僅號召校友的寺院舉辦法會，蓮華學佛園師生並投入人力支援。但是這種以某次法會收入，專款認捐建設佛教大學經費的方式，卻成爲一種風氣。後來台灣佛教界連續建立多所佛教大學，不少寺院便依此模式，將數年的法會收入輪流捐助出去。至於資助多寡、輕重緩急，則取決於寺方與校方平素的淵源與往來。蓮華學佛園三十年來的耕耘與影響力，由此可見。

法會向來是台灣佛教寺院的主要收入，每個寺院發展依其修行風格，舉辦的法會特色不同。透過法會籌款，一來寺方比較可以預先安排，不需要犧牲原本的經常資源；也由於法會的收入不一定，沒有一定數目的承諾，卻可以展現寺方的手腕以及信徒的向心力。而興建佛教大學，正是賦予法會意義的重要議題。曉雲法師很早即提出「二部教育」的理念，呼籲社會教育與佛教宗教教育相輔相成，而以信徒人人可以參加的法會爲橋樑，將祈求個人福報的法會儀式效果，擴展到改善全體社會的修行。

3. 曉雲法師與國際佛教婦女協會

1984 年美籍藏傳尼眾慧空(Karma Leshke Tsomo)來台灣求受比丘尼二部戒，並於蓮華學佛園學習六個月，締造一段跨越宗派、國籍的師生因緣。曉雲法師給予慧空法師的教誨，並隨著慧空日後創立的國際佛教婦女協會，使得眾多佛教婦女受益。初抵台灣的慧空並非對漢傳佛教毫無認識，她已經先花六個月時間在韓國尼寺習禪，更因爲熟悉日語，所以對日本佛教亦不陌生。更特殊的經驗，則是她曾經與當時留美的恆清法師一起翻譯四分律，呈給達賴喇嘛，作爲藏傳尼眾受比丘尼戒的考量。

當時台灣寺院極少能以英文溝通外籍僧尼處，更罕有像蓮華學佛園一樣保留天台宗教禪學風之處，慧空最後輾轉來到陽明山山麓。如上文所述，除了曉雲法師能說英文之外，蓮華學佛園的環境原本即非常開放與「國際化」，匯集台灣全島與東南亞華人學生。六個月對慧空而言，相當短暫（這些南腔北調，加上曉雲法師的廣東腔，得花時間了解），但是她對蓮華學佛園的運作方式以及曉雲法師個人的理念與行爲，留下深刻的印象。以持戒而言，蓮華學佛園一向依照叢林規矩，十四、月底誦比丘尼戒，初八、二十三誦菩薩戒，這使它有

[52] 釋修慈，〈蓮華學佛園之緣緣序〉，《蓮華學佛園緣緣》，頁 1-3。

別於一般佛學院；[53]高度提升師生對自己身份的認定。而對曉雲法師的孺慕之情，在於前者影響她一生最重要的一句話：「沒有比丘尼不能做的事，所以比丘尼自己要盡量學習。」。[54]這句話對不斷追求認可的西方尼眾，無異開闢一個新方向。以往傳統僧團以她們僧伽身分未定，阻礙其學習佛法的機會，甚至多少打擊她們的自信；這個結被曉雲法師一語道破關鍵，要成爲名符其實的比丘尼，要先準備自己。

1987 年慧空法師於印度菩提佳耶(Bodhgaya)召開第一屆國際佛教婦女會議，並且成立國際佛教婦女協會(Sakydhita: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Women)，隔年舉行國際年會，至今不輟，已經成爲國際間跨越宗派的最大佛教組織之一。協會宗旨之一爲提供婦女佛教教育，正與曉雲法師對其建言一致。曉雲法師參加第三屆年會時，發表〈現今人類需要佛教〉一文，強調女眾能否貢獻佛教，必須憑藉教育，並且建議三十五歲以下的東南亞尼眾，經過篩選到比丘尼地位較高的國家，接受佛教教育。[55]慧空法師本人亦重回校園，於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取得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聖地牙哥大學宗教系。一如當年曉雲法師以自己微薄的薪水，負擔蓮華學佛園的師資運作，慧空法師靠著教職以及捐款，逐步於喜馬拉雅山區建立十八個尼眾佛學院。曉雲法師對她的啓示影響深遠，並且澤被更多佛教婦女。

2002 年國際佛教婦女協會獲得曉雲法師首肯，在華梵大學的鼎力支持之下，於台北召開第七屆年會。與會的 24 國 320 位會員與學者終於有機會親睹曉雲法師的風采，並且一致推選她爲榮譽主席。今年(2006)第九屆年會於吉隆坡召開，不少馬來西亞的蓮華學佛園畢業生亦共襄盛舉。回顧第七屆的大會手冊（以曉雲法師的禪畫爲封面），慧空法師指出：「人家說藝術是曉雲法師的佛法，其實她的佛法就是一種藝術。」(It is said that art is her dharma, indeed, her dharma is art.)。終生執弟子之禮的慧空法師，頗得曉雲法師的教育三昧。透過國際佛教婦女協會出版的英文刊物於會訊，曉雲法師作爲遊跡寰宇的宗教藝術家、尼眾導師的傳奇，仍會繼續留傳；特別是對缺乏尼僧典範的歐美尼眾而言，曉雲法師提供的不是戒場的制度，而是她本身得自禪修與藝術陶養，平衡而自信的修行態度。

---

[53] 釋宗泉，〈永沾導師之光〉，《曉雲導師九秩嵩壽祝嘏文集》，頁 79。

[54] 此為 2002 年夏，筆者參與在華梵大學舉辦的第七屆國際佛教婦女協會年會時，慧空法師告之。

[55] 釋曉雲，〈出席曼谷塔碼莎大學世界佛教婦女會議〉，《寰宇周行前後》，頁 57-60。

三、比丘尼典範

1. 入世教化的佛教藝術家

創辦華梵理工學院使得曉雲法師在 1990 年代的台灣，知名度大爲提升。曉雲法師一向謙沖淡泊，加上研究、作畫、教學忙碌，其大部分作品整理出版的時間晚至 1980 年代末期。但是 1990 年《福報週報》進行的佛教領袖人物調查顯示，尼僧行列中，她的知名度僅次於慈濟功德會創辦人證嚴法師。[56]以佛教理念提升公民社會素質的慈濟功德會，不論規模與會員數都遠超過台灣任何佛教團體；而堅持「不蓋寺院、不做住持、盡量不收徒眾」的曉雲法師，則致力蓮華學佛園、華梵大學的建設，較難估計其信眾數目。不過能夠兼顧上述僧伽與社會教育二方面的尼僧，曉雲法師絕對是佼佼者。

陳仁眷對曉雲法師的貢獻，羅列出八個第一，某種程度上反應大眾對她的熱識與定位，以下將順序論之：[57]

(1-2) 第一位在喜馬拉雅山寫生的「女畫家」，以及第一位隻身環遊世界的「佛門女畫家」，稱頌其藝術家身分，更隱喻其跨越女性身分的壯舉——雲遊世界。[58]

(3-5) 第一位任教大學研究所的「女法師」、第一位在大學開設佛教藝術課程的「教授」、第一位著作《藝術、佛教藝術》等套書的「作家」，則推崇其學術地位；有趣的是當時能在大學正式任教的出家人有如鳳毛麟角，陳仁眷還指出其性別，對照女性在教育資源上的劣勢。

(6-7) 曉雲法師更是海內外推譽的華梵佛學研究所以及華梵大學的「創辦人」，而這兩所教育機構則是「第一所經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宗教學術研究機構」以及「第一所佛教界創辦之大學」。此處所謂第一，主要是從台灣的教育制度而言，相對於林立的佛學院，曉雲法師的辦學受到更高的肯定。[59]

(8) 最後就宗教身分而言，曉雲法師更是第一位承傳天台宗法脈的「尼眾接法人」。翻閱中國佛教史，以往尼僧的確很難成爲宗派法門的繼承人，中國

---

[56] 請見 1990 年台灣《福報週報》的調查報告。

[57] 陳仁眷，〈曉雲導師的教育文化貢獻事略〉，《曉雲導師生之旅八秩晉五誌慶》，頁 131。

[58] 有關曉雲法師的禪畫造詣請參見陳清香，《台灣佛教美術的傳承與發展》（台北：文津，2005），頁 189-231。

[59] 曉雲法師在教育事業上廣受推崇，請參考陳娟珠，〈創造人間淨土的教育家—華梵創辦人曉雲法師的教育文化貢獻〉，《中國人物雜誌》第 1:1 期（1997 年），20-26；陳秀慧，〈論曉雲法師佛教教育理論實踐〉，《華梵人文學報》第四期（2005 年 1 月），頁 189-231；陳秀慧，〈曉雲法師教育情懷的開展與映現〉，《華梵人文學報》第六期（2006 年 1 月），123-148。

佛教促居台灣一角，而興末法之歎時，卻也有像白聖和尚傳法比丘尼天乙，印順導師爲女眾弟子另創普陀法脈。不過身爲東北倓虛法師在台唯一傳人，並且宏揚天台宗教止觀，而且門庭可觀，曉雲法師的確當之無愧。

上述分析涵蓋曉雲法師於佛教學術、藝術、教育方面的貢獻，相當完整呈現其 1990 年以後的聲譽，因創建佛教大學，實現二部教育，進而由僧伽廣及社會。

不過筆者認爲，蓮華學佛園以及參與國際活動在曉雲法師的弘法生涯亦非常重要。畢竟華梵佛學研究所爲蓮華學佛園之繼續，而且曉雲法師本人的視野與關係網絡則一直宏觀世界。國際間對台灣比丘尼僧團的活躍向來讚嘆有加，但是除了證嚴法師、曉雲法師與少數擅長外語者是以個人風範被認知之外，大都面貌模糊地鑲嵌於其團體名下。佛教一如其他宗教，需要具有領袖風格的精神導師，其言行舉止，甚至存在本身，即與人安心儒慕之感。台灣僧尼不乏具有領袖特質者，但是前舉三者因國際管道暢通，使更多人得以親近，甚至藉由他們而認識台灣佛教。現代教育無疑能夠補強外文能力，國際學術交流亦爲必然發展，但是曉雲法師兼具傳統禪僧的藝術特質，卻是來者無法項背。對悠然景仰中國佛教的外籍人士而言，曉雲法師正具體而微代表此一風格。其領袖風範的無可替代性，也正植根於此，所以論曉雲法師的歷史聲譽，不應忽略國際層次。

2. 網絡型領導魅力

行文至此，有識讀者或許會興起疑問：「何謂宗教典範？」、「個別僧尼，弘法風格與致力事功各異，宗教典範有其一致特性嗎？」甚至「性別亦爲促成此特性的因素嗎？」上述問題都非常重要，亦非此短文所能回答。不過，就像某些令譽毀辱不是高僧大德自願招來的，領袖形象／聲譽並不盡同於僧尼行誼，反倒多少反映信徒眾生的企盼。因此分析曉雲法師卓然而立的比丘尼典範，不但有助了解她個人的奮鬥抉擇，更能一窺當時其他學佛婦女的處境，最終有益明白佛法入世之徑。

前人研究女性的宗教領袖特質多強調其母性，諸如慈悲平等、無私奉獻，也因此傾向將女性宗教事業視爲入世的慈善工作。甚至將某些特具宗教魅力的女性，歸因於極度發展的女性直覺或異稟，以神秘主義解釋其出線原因。這些觀點極容易抹煞成功女宗教家的個人努力。以曉雲法師出家的時代爲例，不是極具文化涵養以及獨立個性的女知識份子，反而無法獲得明師教導，囑咐以弘法大業。冰雪聰明如明覺、本空、曉雲、隆蓮等諸位比丘尼，原可獨善其身，不婚或農禪，卻又以悲憫眾生之故，致力女子教育。而支持她們堅持下去的動

力，又來自實踐中對佛法不斷的領悟。她們的堅毅以母性解讀，即爲無私的奉獻。曉雲法師之成功與其無私有很大的關係，堅持不建寺院、不做住持、不濫收徒眾，使得她得以維持超然獨立的地位，獲得普遍的信賴。不過正由於不執著某些關係與位置，反而得以教育行化，建立起龐大而持久的網絡。曉雲法師的領袖潛力即在此網絡，而幫助她維繫此開放局面的左右手，爲蓮華學佛園園長與華梵大學校長，僧伽與社會教育並重——曉雲法師並未專任其弟子，此爲其一貫領袖風格。雖然蓮華學佛園規模並不大，但是曉雲法師仍然學生多於弟子。晚年建校之後，再加上華梵大學的師生，曉雲法師可稱爲桃李滿天下，其領袖形象亦附加社會教育家的地位。

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所佛教大學未成於全國性組織或高僧大德之手，而成於曉雲法師之手，筆者認爲歸功於其網絡形塑的領袖風格，而且此一網絡的基礎成員大部分是小廟尼寺的女眾，更加驚人。最早支持曉雲法師創建辦佛教大學者，是新加坡的開蓮姑（覺開法師），從募款到舉辦清涼畫展，一路照顧的巨細靡遺，還慷慨動用自己的人脈。[60]目前華梵大學董事會理事長敬定法師亦曾隻身由南到北、從講堂到廟堂一路弘法，建立著名之地藏菩薩道場，並獲推舉爲第一任台灣比丘尼協會會長。[61]

戰後的台灣尼眾跨越語言的障礙與宗派的藩籬，誠心誠意禮敬曉雲法師，她們感受到只是母性的光輝嗎？師生追憶中，多次提到其嚴謹的教誨，律己寬人的純真，還有專注工作的辛勞，在在都是藝術家全心以赴的浪漫個性，而非一般柔軟的女性特質。此處筆者並非貶抑女性特質（亦非贊同性別差異爲本質），只是就佛教的脈絡而言，出家爲大丈夫事，主張不掛礙性別；筆者多處進入台灣尼眾的社群，亦發現在此脫離世俗兩性關係的對照情境下，建立其團體定位的關鍵不是跨越性別差異，而是隨緣自任的自信。所以我就是我，八敬法我守，比丘能夠擔當的事，我也做。不論是身爲女眾的光榮，或者根本跨越性別藩籬，曉雲法師以其特立獨行的活動力（周遊寰宇、往來國際）以及自然展現的自信，實現戰後台灣尼眾弘法生涯的理想典範。

此外，筆者認爲蓮華學佛園建立的意義大於華梵大學，因爲現代化風潮之下，佛教大學以及佛學研究學術化，爲不可避免的趨勢。曉雲法師也一定早就了然於胸，所以環遊各國參考各大學（含日本佛教大學）的佛學研究情況。不過戰後台灣佛教爲女性開啓的新契機除了傳比丘尼戒之外，最重要的是全面提供尼僧教育。在摸索磨合僧俗、新舊式教育的過程中，以天台教觀、禪淨並重

---

[60] 釋曉雲，〈悼念覺開師〉，《佛學獻辭》，頁 317-321。

[61] 有關敬定法師一路走來的弘法事業以及推廣地藏信仰，請參考氏著，《法筵》，高雄：圓照寺大乘同修會出版，1943。

的蓮華學佛園不僅是首度出現的尼僧叢林學校，更提供另一種融合的可能性。對於 90%由尼寺小廟組成的台灣佛教界而言，得以借蓮華學佛園的運作方式浸潤傳統名山大派的叢林教育，相當難能可貴，其行解並重的堅持更紓解台灣佛教急速發展時的焦慮。曉雲法師依此教育藍圖發展社會大學（華梵大學），獲得大部分尼寺首肯，其來有自。

附錄：蓮華學佛園第一至十屆畢業生駐錫區域

駐錫區域	編號	寺院名稱	學生資料（畢業級數與編號）	職稱
台北縣市	1	石碇蓮華學佛園，華梵大學	釋修慈 0103[62]	園長，董事
	2	永和覺苑	釋禪欣 0108	住持
	3	御音寺，法音精舍	釋鴻慧 0109	住持，當家
	4	石碇蓮華學佛園，華梵大學，華崗慧智社，彰化佛學會	釋仁隱 0201/ 0409[63]	訓導，董事，指導靜坐
	5	新莊淨智精舍	釋常寧 0210	住持
	6	石碇光明寺	釋慈心 0212	
	7	土城九品精舍	釋仁瑞 0303/ 0408	住持
	8	士林東方寺	釋清鏡 0320/ 0419	
	9	石碇蓮華學佛園，華梵大學會計部	釋仁惟 0407/ 0512	教師，主任
	10	中和慈雲寺	釋心謙 0410/ 0520	
	11	中和慈雲寺	釋真見 0417	
	12	三重	黃春幼 0509	
	13	台北	蘇燕美 0510	
	14	石碇蓮華學佛園	釋仁靜 0516/ 0610/ 0707	教務
	15	新店廣明寺，能仁家商	釋日賢 0521[64]	教師
	16	石碇蓮華學佛園	釋如倡 0523/ 0616/ 0710	教務
	17	雙溪聖南寺	釋開明 0534	
	18	台北	洪美華 0603	
	19	石碇蓮華學佛園	釋仁靖 0609	輔導
	20	石碇蓮華學佛園，華梵佛學研究所	釋仁謙 0611/ 0708	研究生
	21	中壢	釋心法 0612	
	22	中華佛學研究所	釋立融 0614	研究生
	23	台北	釋宏融 0618	
	24	鶯歌高明寺	釋見宗 0620/ 0713	住持
	25	台北	釋法融 0625	
	26	林口竹林禪院	釋真乙 0629/ 0720	
	27	新莊普陀淨苑	釋開仁 0636	

[62] 高雄萬壽山佛學院畢業

[63] 慈明佛學院畢業

[64] 日本立正大學文學碩士

	28	新莊普陀淨苑，圓光佛學院	釋開明 0637[65]	教師
	29	士林智慧根精舍	釋聖慧 0640/ 0730	住持
	30	陽明山永明寺	釋聖慧 0727/ 0642	
	31	石碇慈蓮苑，石碇蓮華學佛園	釋仁超 0706/ 0807/ 0902	
	32	陽明山永明寺	釋持融 0718	
	33	台北	釋慈懷 0727	
	34	三重大慈學舍	釋演欽 0723	
	35	台北	余家慧 0802/0938	
	36	台北彌陀精舍	楊秋芬 0804/ 0936	
	37	板橋	蔡佩容 0805/ 0937	
	38	三重淨蓮寺	釋性平 0814/ 0935	
	39	樹林海明禪寺	釋常慈 0820/ 0912	
	40	淡水興音寺	釋傳仁 0824/ 0907	
	41	三峽西蓮淨苑	釋慧均 0830	
	42	三重法音精舍	釋賢融 0832/ 0903	
	43	北投妙持學苑	釋禪一 0920	
	44	新莊	釋演慈 0925	
	45	新店	釋寬明 0930	
	46	石碇慈蓮苑，石碇蓮華學佛園	釋仁聞 0931	
	47	石碇慈蓮苑，石碇蓮華學佛園	釋仁修 0932	
	48	北投	伍芳賢 0942	
	49	板橋	王尤齡 0943	
	50	淡水	黃曉平 0946	
	51	鶯歌	吳筱慧 0948	
	52	板橋	蔡和秦 0950	
	53	士林東方寺	洪琳瑋 0951	
	54	板橋	林喜美 1006	
	55	台北	吳桂雲 1007	
		台北	黃勤媛 1009	
		蓮華學佛園	釋養妙？	總務
桃園	1	龍潭	釋紹忍 0532	
	2	桃園雲慈正覺會	釋淨翰 0632/0721	
	3	圓光佛學研究所	釋智融 0723	研究生
	4	圓光佛學研究所	釋嚴泉 0734	研究生
	5	圓光佛學院	吳秋慧 0803	

[65] 日本立正大學文學碩士

	6	大溪	沈鈺卿 0947	
	7	龍潭	陳如雲 1010	
新竹	1	新竹圓明禪寺	釋見性 0714	
	2	新竹	鄭寶蓮 1013	
苗栗		大湖法雲佛學院，石碇蓮華學佛		
	1	園，靈山佛學院，台北華嚴蓮社，北投中華佛學院	釋真彬 0105	教師
	2	大湖法雲寺，大湖法雲佛學院	釋達宗 0106[66]	住持，教師
	3	大湖法雲寺，大湖法雲佛學院	釋達芬 0213	當家，教師
	4	頭份宏法社	釋印玄 0522/ 0615[67]	
		大湖法雲寺	釋達律（忠）0643/ 0732	
		大湖法雲寺，大湖法雲佛學院	釋達碧？	住持，院長
台中	1	潭子華嚴覺苑，豐原覺苑寺	釋達說 0107	住持
縣市	2	沙鹿善德寺，法雲佛學院	釋如立 0204/ 0307	住持，教師
	3	清水	郭碧雲 0302（已出家）	
	4	台中生法寺	釋照霖 0323/ 0426/ 0536	
	5	台中慈善佛學院，慈善寺正法輪僧伽會	釋育慧 0411/ 0525/ 0619	訓導
	6	大甲永光寺	釋禪航 0501	
		台中慈善佛學院，慈善寺正法輪僧伽會	釋真一 0530	教師
	7	台中生法寺	釋照性 0535/ 0639	
	8	大甲永光寺	釋禪怡 0538	
	9	台中	釋見性 0621	
	10	東勢	江美智 0801	
	11	台中靈山寺	釋海融 0818	
	12	沙鹿善德寺	釋理妙 0822/ 0904	
	13	梧棲慈光講堂	釋理挺 0918	
	14	潭子	張蕙蘭 0944	
	15	台中慈善寺	釋開照 1011	
	16	霧峰	蔡鳳珠 1012	
彰化	1	彰化白雲寺	釋仁盛 0513	

[66] 留日

[67] 留英碩士

	2	彰化白雲寺	釋仁溢 0514	
	3	埔鹽中華寺	釋悟琛 0529/ 0628	
	4	社頭善德禪院	釋如琛 0711	
	5	員林善德禪院	釋智正 0722	
	6	伸港法林精舍	釋如勝 0812/ 0911	
	7	芬園祥光寺	釋持行 0816/ 0905	
	8	彰化八卦禪寺	釋宗正 0922	
雲林	1	斗六引善寺	釋融怡 0214	
	2	虎尾龍善寺	釋真禪 0531	住持
	3	斗南	朱定華 0701	
南投	1	國姓淨蓮禪寺，基隆淨蓮精舍	釋心志 0101	住持
	2	國姓南林寺	釋若皈 0315/ 4014	住持
	3	鹿谷光量寺，光量佛學院	釋理光 0321	住持，院長
	4	水里開善佛堂	釋明宗 0412	
	5	埔里竹林禪寺	釋圓因 0423	住持
	6	埔里祇園精舍	釋圓明 0504	
	7	國姓淨蓮禪寺	釋見慈 0622	
	8	魚池華山精舍	釋清雲 0631	
	9	埔里	彭舒凌 0703（已出家）	
	10	草屯妙法寺	釋如德 0712	
	11	埔里祇園精舍	釋圓誠 0726/ 0826/ 0901	
	12	國姓菩提寺	釋道進 0731	
	13	竹山	林惠娟 1001	
	14	水里	釋悟輪 1014	
嘉義	1	番路義德寺	釋德嚴 0537	
	2	中埔能仁淨寺	釋法敏 0624/ 0717	
	3	嘉義普明苑	釋印思 1002	
台南	1	白河普陀寺	釋天規 0305	住持
縣市	2	白河大仙寺	釋如法 0308	
	3	台南慈光精舍	釋傳彬 0422	
	4	台南湛然寺	林玉里 0505	
	5	台南正覺寺	釋心戒 0517	
	6	學甲法源禪寺	釋心暉 0518	電視弘法
	7	新化	釋香林 0527	
	8	台南正覺寺	釋宏慧 0617	
	9	學甲法源禪寺，幼稚園	釋圓承 0638/ 0725	園長

	10	台南正覺寺	釋勵慧 0644	
	11	台南	劉貞娟 0705（已出家）	
	12	永新興化寺	釋天維 0808/ 0909	
	13	學甲法源禪寺	釋心劭 0809/ 0914	
	14	楠西龍音寺	釋印宏（濱）0810	
	15	楠西龍音寺	釋印華 0811/ 0910	
	16	學甲法源禪寺	釋圓昕 0825/ 0940	
	17	學甲法源禪寺	釋圓頤 0827/ 0939	
	18	玉井感恩精舍	釋得法 0921	
	19	左鎮慈蓮寺	釋常慈 0926	
	20	歸仁善仙禪寺	釋承道 0934	
	21	永康	陳昭蓉 0941	
	22	台南	蘇倚甄 0949	
高雄	1	鳥松圓照寺，金倫佛學院	釋玄慧 0203	當家，教務
縣市	2	燕巢觀音禪寺，淨覺佛學院	釋性賢 0206/ 0312[68]	當家，教師
	3	燕巢觀音禪寺	釋悟觀 0207/ 0316[69]	都監
	4	高雄元亨佛學院	釋融智 0215	訓導
	5	大社淨音蘭若	釋見禪 0311	
	6	大樹光雲寺	釋法忍 0314[70]	
	7	阿蓮龍湖庵，佛學院	釋證惟 0324/ 0539[71]	教師
	8	鳳山佛教蓮社	釋法琳 0413	當家
	9	高雄元亨寺	楊美玲 0608	
	10	湖內玉湖寺，石碇蓮華學佛園	釋法性 0623/ 0716	總務
	11	高雄元亨寺	釋致慧 0626	
	12	高雄元亨寺	釋惟定 0630	
	13	鳳山	陳昭君 0702（已出家）	
	14	大樹光雲寺	釋法觀 0815/ 0928	
	15	鳥松圓照寺	釋海慧 0817	
	16	鳥松圓照寺	釋慶慧 0829/ 0908	
	17	鳥松圓照寺，金倫佛學院	釋謙慧 0833/ 0913	教務
	18	高雄元亨寺	釋定慧 0919	

[68] 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士

[69] 日本大正大學人文學院博士課程修了

[70] 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士

[71] 日本大學碩士

	19	阿蓮龍湖庵	釋覺禪 0923	
屏東	1	屏東圓音精舍	釋文慧 0306	
	2	佳冬	周夢仙 0601	
基隆	1	梵音寺	釋真印 0317/ 0416	住持
	2	海會寺	釋仁成 0806	
	3	觀音院	釋貫順 1005	
	4	基隆淨蓮精舍，國姓淨蓮禪寺	釋心志 0101	住持
宜蘭	1	宜蘭慈雲寺	釋宏霖 0310	當家
	2	羅東慈惠寺	釋法宇 0715	
	3	冬山幸夫愛兒園	釋真學 0819/ 0929	
	4	羅東菩提寺	釋慧莊 0831/ 0906	
	5	宜蘭	魏碧霞 1008	
花蓮	1	花蓮地藏精舍，秀村祥德寺	釋翊方 0216	住持
	2	花蓮和南寺	釋道觀 0924	
其他	1	菩提院	釋振法？[72]	當家
	2	智光商職，現於美加弘法	釋圓蓮？	教師
	3		釋宏一？	教師

[72] 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士